



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，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如果再过了二三十年，回过头来看，可能会看得更清楚。
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文化冲击，我们的内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


关键问题是“套娃”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研究下来，不同年代生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是不是不太一样的？

梁永安：那区别很大。“80后”一部分还生活在宏大叙事中，个人、社会、国家三重关系中，个人需要服从国家的需求，是很有牺牲精神、奉献精神的一代。这一代人也有问题，物质相对比较匮乏，人的展开度不够，人的个体是需要丰富的生活的，但是这种丰富性当时还展不开。当时的消费、旅行、阅读、社交等等，都没有这个条件。“90后”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出生时，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中，他们的教育条件、文化条件都在发生巨大变化，他们就活得比较完整一些。非常重视个体的价值实现，有自己的小目标、小选择，有自己更喜欢的生活。这是个人价值高扬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要求更全面的时代。这是历史进步。能不能实现，还需要个人努力。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就会有愿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，还有阶层之间的差距。今天我们的很多焦虑，都是建立在对自己价值的追问之中的。

如果我们文化没有换代，那现在青年人就不会焦虑，能吃饱穿暖已经很高兴了。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，希望更独立更自由，在巨大的世代交替中，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，自然会产生压力和挫折感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有些学者也认为现在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，想要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越来越难，你怎么看？

梁永安：这倒不一定。要相信社会发展，社会发展需求在转变。以前是物质需

求，这也是改革开放45年主要追求的目标。现在县城变化已经非常大，但还需要把中国41000多个镇带动起来。另外一方面，现在的人已经走出了温饱阶段，精神需求高涨。它对人的要求就变了。你要有能力去回应这种需求。艺术的需求、审美的需求、阅读的需求，包括各种新型生活方式里的创意，如果你有能力去做这些事，那你就能实现你的价值。你看日本、韩国怎么发展的？如果你有学习性，你有原创，你有专业性，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中一定是被需要的。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准备。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性不足，涌现出来的这些精神需求不能得到特别好的回应。现在的内容生产，社会需要讲各种故事，但现在跟风的多，创造性还是不足。它需要一个积累过程，现在创新意识严重不足。因为我们是应试教育教出来的人，目标追求比较窄。现在新一代年轻人，精神上已经不一样了，但是他毕竟出生于一个传统家庭，受到那样的教育，现代性积累比较弱。关键在这里。至少需要三代人才能改变这一切。现

在的状态，大家的思路，还是太雷同，竞争力不够，专业性不够，视野狭窄，你很容易被别人取代。现代社会最珍贵的是差异，在于我能提供别人不能提供的东西。现在这个能力还比较弱。这是个行动性的时代，尽管一开始做的水平不高，但是不停地尝试，会开出别样的花朵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全球的视野来看，你觉得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其它国家已经走过的路，还是有其中国特色的情况在？

梁永安：肯定有中国特色的情况。中国人的关键是认知。中国45年经历了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后工业社会，这么快速地穿越了三种社会形态，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多种滋味。可以说中国人经历的

梁永安在为读者签名。

